



誠意入味

—志工蔡家姊妹

文、圖 / 蘇芯右

在玉里慈濟醫院七樓的一塊小天地裡，擔任廚房香積工作的蔡瑞金、蔡秀美這對姊妹花，「時時」充滿笑容對待每一位光顧的醫護人員；並且以「日日」鑽研的精神巧思，藉由瓶瓶罐罐的調味料，盡心做出讓同仁滿意、歡喜的美食餐點。除此，她們也用心「調味」、合心「烹煮」出屬於她們的人生價值。

特產溫馨的玉里慈院

曾在玉里鎮某家醫院擔任伙食工作的蔡秀美，因有感於工作環境，充滿著爭鬥與冷漠，以及面臨姊姊蔡瑞金誠摯的邀約，一起至玉里慈濟醫院新院區的廚房工作。秀美在兩家薪資的比較之下，矛盾的心理讓她不知該如何是好？也足足花了近一個月的時間掙扎與考慮。

經過一番考量，秀美記憶浮現出在舊院區，與馨嬌主任及同仁、志工一同用餐的畫面，看見每個人彼此間良好互動，讓她感受到「家」的感覺，而這份截然不同的環境，卻是她任職別家醫院工作中所缺乏的。另外，還有一個特別原因，秀美表示說：「因為先生過於情緒化，我希望藉由慈濟來引導他。」種種的因緣牽引，讓秀美決定前來薪資不多的慈濟醫院服務。

九十二年九月，玉里慈濟醫院搬至新院區啓用，同年十月秀美來到醫院報到，姊妹倆也終於攜手合作。由於在醫院工作，她們照顧他人的方式與醫師全然不同，因為當醫護人員守護每位病患健康的同時，這對蔡氏姊妹卻在幕後，照顧著院內同仁的「胃」。經過一段時間的相處，當初讓秀美不知「該如何是

好」的抉擇，卻因玉里慈濟醫院所「特產」的「溫馨」，帶給她「心境安定」的力量，同時也呼應當時正確的選擇。

曾是母親廚房內重要的左右手

為何有「心安」的感觸？蔡秀美回顧先前在他院廚房工作時，深刻體驗到「明爭暗鬥、冷漠叫罵」的箇中滋味。於是相形之下，秀美打從心底珍惜目前的工作環境，她說：「在慈濟醫院工作，圍繞在身旁盡是溫馨與和諧，有別於之前我在其他醫院，所看到的『爭鬥氣氛』，這裡真正讓我接收到一股『心境安定』的磁場感應。」

不僅受醫院氣氛的和諧所影響，秀美在醫院日常生活中，也細心從每一處小地方了解起，進而再環繞著各層面的人、事、物，最後她接收到的「頻率」都是善的一面。尤其視張玉麟副院長、蔡宗賢醫師、何冠進醫師為學習對象，因為他們的親和力、待人處世、溝通技巧，都是令人感到敬佩。

另外，對慈濟開啓「人間佛教」教導大家處世待人的圭臬，與啓發人性的真、善、美，她都深感認同與接受。神情愉悅的她說著工作心得：「當初選擇這裡，確定我的人生方向，這條路是對的。」能夠陶醉於滿載而歸的喜悅，蔡秀美非常感恩她的大姊蔡瑞金。

此時，瑞金談起慈濟的因緣，是在幾年前與家人前往花蓮慈濟醫院就診時，站在遠處的她看見慈濟委員對待來來往

往的病患，那樣親切、和藹與舒服，也因為這幕畫面奠定了她的好因緣、好印象，菩提種子此時開始醞釀萌芽，她期勉以後也要來當志工。

果真遇上林秀枝師姊之後，瑞金開始接觸玉里慈濟醫院，擔任香積（煮飯）志工，滿足當志工的心願。能夠奉獻心力，她回答說：「由於小時候喜歡烹飪，加上時間的累積，才有這份良能。除了烹飪也喜好做家事的瑞金，她的母親就曾對她說：『想一想如果沒有妳的幫忙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』」原來，小時後就懂得分擔家事的她，不僅在家帶弟妹、也幫弟妹盥洗，成為母親的最佳輔助手。

寧願不上學，也要學「手藝」

至於烹飪這項浩大工程，讓瑞金愛不釋手、充滿好奇心，喜愛的程度就算要她放棄上學的機會她也願意，她笑著說：「我是那種寧願不去上課，也要學習手藝，而且本身我就喜歡看母親做家事、做小點心，也很喜歡品嚐那些小西點。」

於是，每當飯菜飄香時，她會主動站在旁邊，觀察母親掌握爐灶的動作，而她的母親也會教導她，如何使用爐灶、控制火的大小，煮出一鍋香噴噴的米飯。瑞金熟悉說著在她八歲那年：「我媽媽告訴我生火之後，在烈火時要推向煮米的爐灶，等飯熟時會有蒸氣飄出，此時再把柴火推開，讓灰燼溫熱米飯

的鍋子，這樣就不會出現米飯燒焦的情況。」

在僅只一次的教導，瑞金就掌握訣竅有樣學樣，獨自上場利用雙槽灶口，一口生火煮飯；另一口則燒開水。或者遇上鄰居有喜宴的時候，她也會站在「大鼎」旁，看廚師料理佳餚。擁有天賦異稟的「煮功」配合著喜愛與興趣，無師自通的她也用心「畫」出往後的料理「色彩」；「活」出日後的素食「人生」。

「畫」出料理色彩 「活」出素食人生

因為宗教信仰及健康理念，吃素已達十餘年的瑞金，在玉里舊院區時參與過

香積工作，也和慈濟委員一起參與了兩年的包粽子活動，大家共同籌備建院資金。藉由包粽子活動中，瑞金也更深一層認識慈濟這個團體，相對地也讓當地慈濟人認識她。

由於大家對她認同與肯定，希望她能夠到廚房幫忙，此因緣也讓她進一步接觸慈濟理念。回到總院實習時，她感受到每個人都持著慈濟理念，大家的言行舉止也都不用他人提醒，謹守本分遇到沒有完成的事，都會盡心做好才離開。

回到玉里醫院舊院區，開始掌廚工作並將十幾年吃素所學到的菜，與大家的「胃」結緣，她表示自從吃素後身體越來越健康，也對素食的烹飪手法有所研究，然而嫁入夫家的瑞金，她的婆婆對



瑞金在端午節前夕，以小竹葉包一口粽與大家結緣。

她吃素始終不諒解，然而這層障礙始終不會動搖過她的意志。

在工作中她與妹妹秀美最大的滿足，就是院內同仁將菜吃光光，因為好吃她們就更有信心，雖然兩姊妹有兩、三次因為意見不合，瑞金會生秀美的悶氣，但是善良固執的瑞金，卻是秀美烹飪方面的學習對象，秀美感恩地說：「我姊對於食物的研究很感興趣，也時常將餐點做變化，來這裡工作我從她身上，學到如何煮出爽口好吃、色香味俱全的素食。」

喜歡吃素食且能煮素食，並且和親切的醫師、可愛的同仁們享用，已是幸福的事。此外，爲了大家的健康著想，盡責的瑞金也勢必會將所有料理器具、廚

房，打掃整理乾淨後才會安心下班，對於瑞金而言，這樣的「素食人生」是她所想追求的生活。

「好吃」是最好的鼓勵話語

每天與素食爲伍，讓瑞金做得高興也覺得有意義，多付出不求回報是她的內心想法，她清楚知道「個人做個人得」同時也是她的福分，所以她的抱怨不是工作累，而是病人減少、同仁很少人來吃的時候。爲何病人減少時，她會沮喪？有著赤子之心的瑞金，這樣幽默地說：「因爲我們也會替醫院的營運著想啊，雖然我們還是會希望病患健康。」

瑞金、秀美又繼續說：「雖然如此，院內還是有忠實顧客，例如：何冠進



以慈濟理念養身的秀美，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回精舍看看。



李瑞金和正等候入伍的兒子江永貴(右)，相偕做慈濟。

醫師他就常光顧我們的菜，跟我們聊一些家常話如：家庭狀況、工作、對病人的處理方面等等，我們也會問他幫人家開刀，有什麼感想？何醫師回答說：『盡量配合病人所需要的。』而可愛的副護理長東燕，有時也會故意講一些俏皮話，來提醒我們都沒有她喜歡吃的食物。」

「大家就像一家人，彼此真心問候與寒暄，而院內醫師的和藹，更是與一般高高在上的醫師有所差別，醫師們並不會因為我們在廚房工作而瞧不起。」兩姊妹都在觀察後敬佩地說。她們心裡除了感受到，也一直記得馨嬌主任曾說過的一句話：「我們都是一家人，所以要圍在圓桌上，大家一起用餐。」因此，

這份家的和諧讓樂觀的瑞金、秀美體認到在玉里慈濟醫院工作，所遇到的人都是好人，不會想到不愉快的事，因為心思都專心在工作上、或者有時串門子送餐給病人。

由於較少接觸病患，但是瑞金與秀美也會遇到替病人送餐的機會，有時因為志工忽略了而延誤送餐時間引起病患的不悅。這時候就會勞動廚房這對姊妹服務，當她們進入病房，第一句話就是向病人說抱歉，病人一聽到她們的歉意，就會趕緊收起脾氣。而瑞金、秀美並不會馬上離開，她們會停留一下聽聽病患的心聲與她們聊天，解解病患心中鬱悶，通常在短暫的膚慰，都會帶給患者莫大的鼓舞與希望。於是，她們對於送

餐這項額外的小差事，都非常的樂意與歡喜。

調味出津津有味的人生

自從閱讀「靜思之美」這本書後，期待回去精舍看看，一直是秀美最大的心願，她眼眶泛紅地說：「當我看完書內的圖說與文字涵義，對我有很大的的人文啟發，我也發現有這麼清靜幽美的世界，心中受到莫比的感動與震撼。」

「慈濟這個環境薰陶我要縮小自己、願意多為家人付出，也間接幫助我如何以耐心來面對小孩與先生，搭起親情、友誼的橋樑，漸進地小孩和我的心越來越靠近，先生在工作穩定後，遇上失約的承諾，他也會為他自己找台階下認錯，而我也習慣放下身段，輕言悅色的和他溝通。」真誠的話語，讓秀美說在嘴裡感動在心裡。

秀美深信上人的一句話，都會帶給她精神上的鼓舞與振奮，更覺得上人好像是一個動力，能圍在上人身邊的人，都是有福報的人。於是，在上人行腳玉里時，她把握因緣親近慈顏，恭敬地向上人說：「上人，我需要你的祝福」上人歡心地為她帶上佛珠。工作幾個月來，她堅定的說要力行上人的法，也相信「傻人會有傻福」這個道理。

至於瑞金，她一直提醒她自己要做個「甘願做，歡喜受」的工作者。熱愛素食的她，即使需面對家中無法改善有本難唸的經，她仍保有赤子之心面對，

謹守為人媳的本份。樂觀勇於調適每一個灰色心情，人生經驗就刻畫在她容顏上，即使無法將素食發揮在小愛的家庭，她仍精心研究變化「新食材」給院內同仁享用。

「鍋鏟、大鍋鼎、鍋碗瓢盆、瓶瓶罐罐的調味料、五顏六色的季節應景蔬菜、一群守護可貴生命的菩薩、參訪人員」這是蔡瑞金、蔡秀美這對姊妹所需面對的人、事、物。從可口的菜餚看得出她們以「誠意入味」；而待人處世方面則看出她們力行慈濟精神理念。

同時間她們也將珍惜的「細胞」，投注在工作態度上，於是這份良緣也藉著香積工作，調味出另一個津津有味的價值人生。平近易人的她們曾表示：「希望大家都能多多來光顧廚房的美食，這樣我們會很有成就感。」



秀美(左)和瑞金這對姊妹淘，因進入慈濟而感受到人間真善美。



用愛麻醉— 催眠醫師 賴裕永

文、圖/于劍興

「麻醉科賴主任，八號房」，辦公室電話擴音器又傳來急促的呼喚，賴裕永忙不迭的起身，在廣播聲餘音未絕之際，已經隱身手術室中；當完成了麻醉，再度回到辦公室內，「麻醉科賴主任……」，總是挑動神經的播音聲又在耳際響起，在這一場看似忙碌、刻不容緩的麻醉人生中，卻有著一些奇妙的元素在流動著，讓手術房中無時無刻陪伴著開刀醫師和病人的賴裕永，充滿了旺盛不絕的生命力道。

隨著醫院服務量不斷增加，每次當班，賴裕永總有一刻不得閒的忙碌，不過，就算累了，他卻仍充滿著熱情，並感染著周遭的夥伴。「每次當班是從早上八點到十二點，休息一下，再從下午四點值到隔天早上的八點。」賴裕永

輕描淡寫地說著。儘管工作時間前後長達二十個小時，中間只有四個小時的休息，如果沒有超強的體力、抗壓性，實在很難想像如此長期地工作下去。

拿一把時間的尺做麻醉

趕到手術室中的賴裕永看完了X光片、生理紀錄，開始和手術台上的阿嬤聊了起來，並藉以再次確認了阿嬤的情況。

「給她枕頭」，觀察到阿嬤緊張的情緒，賴裕永請護士拿來了枕頭幫阿嬤墊上，「來，我幫妳抱卡高咧！」。讓阿媽躺得舒服後，隨即覆上氧氣罩讓阿嬤更舒緩些。在麻醉前，賴裕永先從靜脈給藥讓阿媽安靜下來，然後再進行下半身的麻醉，但是當他看著脊椎處的背部傷口時，不禁搖起頭來。阿嬤之前曾到

北部一家標榜開刀傷口小的醫院，但是花了許多錢，傷口卻是異常大，加上癒合情況也不好，阿媽吃了不少苦，連帶也影響了麻醉的進行。

這位阿嬤是來醫院做骨折的內固定手術，賴裕永術前到病房訪視時知道阿嬤還有心臟肥厚、擴大的問題，而在開刀前一兩分鐘時還與阿嬤互動，爲了就是要再次評估和昨天訪視的結果有何不同，並在和外科醫師溝通確認後，才展開麻醉。賴裕永說，手術本身雖然簡單，但是病人因爲內科疾病所造成的風險往往是最令人擔心的。其實，在賴裕永的心中有一把時間的尺，每一種類型的手術大概有一定的時間，當時間超出了許多，心裡就會不免擔憂起來。

「每一個病人都是醒著進來」，賴裕永說。麻醉科醫師同樣要承擔起手術成敗的責任，一場手術同樣牽動著自己的喜悅和悲傷，當完成一位病人的麻醉走出手術室後，也是賴裕永掛念的開始。

「最怕聽到『賴醫師速來幾號房』的廣播聲，那意味著出事了！當手術時間該完未完時，怎能不憂心，因爲那會讓麻醉藥量、使用方式和血液動力學都複雜起來。」當第一次出狀況，麻醉可以讓生命穩定，提供第二次修補的機會，而麻醉科醫師持續的陪伴直到手術完成，以及與外科醫師之間的互補、協力也就不言而喻了。

這一天當班又是忙碌的一天，賴裕永除了到手術房爲病人麻醉以外，各科的

照會、詢問不斷，不過在他的心中還掛著一件事，中午十二點半多，護士丁琦依約到辦公室來，原來，日前在病房服務的護士景茹在醫院大門出了車禍，昏迷不醒的她仍在加護病房，細心的賴裕永希望一年多前也曾因爲車禍重傷的丁琦，能幫景茹加加油，也帶給焦急的家屬一點信心。在加護病房床旁靜靜地看著丁琦呼喚著景茹、爲她加油打氣，在開刀房衝鋒陷陣的麻醉科醫師，有著細膩與慈悲的心腸，不只守護著病人，也守護著醫院的同仁。

怕辛苦就不會來了

回想過去的歲月，賴裕永有些感嘆，在其他醫院受訓時，經常跟著高姿態的主管進出宴會場合，許多無名的驕傲感就這麼產生，但是在大林卻看不到這些東西，林院長和簡副院長更是嚴令不能打電話給廠商、不接受廠商提供的東西。其實在過去醫生收紅包很正常的，甚至自己同事生病了也一樣，但在大林，曾經有廠商找上說，如果用了廠商提供的商品，願意提供研究獎金，但賴裕永後來實在覺得煩了，他告訴廠商，除非能夠證明這些藥物既有效、又便宜，否則實在想不到有什麼理由要用如此昂貴的藥。面對這樣的醫師，廠商代表也只好打退堂鼓了。

心態往往會決定一個人的態度。來在到大林之前，賴裕永先在花蓮慈濟醫院工作，但在心靈故鄉待了許久的賴裕

永，卻彷彿是隱形人般，沒想過要了解慈濟的他，曾經和志工組長黃明月開玩笑說：「宿舍門就接醫院後門，自己都穿著便服進出開刀房，結果都沒人認識他。」賴裕永笑著說：「在花蓮四年，不認識明月師姐，相信明月師姐也不認識他。」這樣的陌生感，讓他剛剛到醫院時聽聞「師姐都在看，會偷偷向上人報告，身邊有很多人在講東講西，」而到了大林之後，終於讓賴裕永有脫胎換骨的感受。他說，大林剛啓業時，總會看到一位師兄為醫院的花花草草澆水，一開始以為他是員工，結果卻完全不是這樣。猶記得那位師兄跟自己說的一段

話：「如果能讓醫院少請一個人，能夠省下一兩萬元，這一兩萬元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。」這位師兄還說：「怕辛苦就不會來了！」這些話句句打在賴裕永的心中，也讓他開始從「心」去思考人生的一些事情。

從疾病看到許多人生

來自於台北的賴裕永，其實只為圓父親希望孩子當醫生的夢想。學校畢業後，賴裕永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體會，但是當父親和岳父相繼生病後，他才從中體會了不同醫療概念給病人帶來的衝擊，許多無明的煩惱也逐漸豁然開朗。

朗。

先前，在台北的父親在吃飯時，將骨頭吸到肺部而不自知，而在台北某醫院折騰許久後，竟造成肺膿瘍而必須開刀，但是當時父親中風過，而且年紀也大了，怎麼能開刀，於是賴裕永將父親接到花蓮，心想一定不要開刀，最後在胸腔內科醫師協助下，在不開刀下取出骨頭。後來，賴裕永的父親對他說：「養你這個孩子沒有白費。」

即使在辦公室，也一刻不停歇的賴裕永。



而去年九月，賴裕永的岳父因為類天泡瘡而住院，在入院後三天，可能因為服用類固醇導致免疫力降低而造成肺炎，當岳父開始發燒，他死也不願意回到那家醫院，於是賴裕永將岳父接到大林，在許多醫師的努力下，讓幾乎宣告死亡的岳父又恢復健康。

因為團隊、因為多一份用心，一切可能大不同！而總是在幕後的麻醉科醫師也有可能為病人開啓一扇希望的窗。今年三月，一位雙手腫脹、生活無法自理的婦女到骨科求診，她在半年前因為車禍造成雙手骨折，但手術後不但沒消腫，雙手益發僵硬，心灰意冷的她甚至想要一走了之。

賴裕永在骨科會診後，為這名女病患擺了一根導管在頸部神經來阻斷交感神經，彷彿變魔術般，病人的手可以動了，也展現了難得的笑容。幾天後由神經外科醫師為這名病患用內視鏡進入胸腔燒除部份第二、三節交感神經。不到十分鐘的時間，病人的情況大獲改善，也不用再服藥了。

這名婦人是因為交感神經失養症所引起的骨骼肌肉變化，賴裕永說，原先這名病患先看骨科，後來才轉到麻醉科確認問題，再到神經外科開刀，最後到復健科做後續復健。也因為這樣細心的藥物診斷，真正解決了病人的問題。

每個同仁都是自己的家人

每到了中午十一點半多，賴裕永便

會起身到開刀房內，逐一先請麻醉科同仁先吃飯，由自己親自坐鎮手術房，「在麻醉科都是護士先吃飯，醫師最後吃」。

他期待著團隊就像是家庭一樣，賴裕永說，要去體會大家，並從自己先做起，像是在上大夜班時，除非真的有必要，絕對不要任意將院外的護士叫回來，以避免在夜間交通、人身安全上所可能受到的傷害，要把同仁當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。

當自己回到家時，賴裕永會把工作上的事情和家人分享；護士丁琦曾經因為車禍而面臨生命的考驗，在過程中有許多同仁的祝福和鼓勵，而丁琦終於能擺脫生命的威脅，並且能夠以親身的經歷去鼓勵日前受傷的景茹。這也就像自己在看到有同仁在哭泣時，賴裕永主動的去促成丁琦去看景茹和家屬，雖然景茹不一定聽得到鼓勵的話語，但想到了丁琦當時倒下去的時候有這麼多人在鼓勵她，並且真的撐了過來，這樣的感受一定很深刻。

另外，平時幫醫院同仁服務的水電行老闆，前些日子因為遭玻璃割傷而住院，記得之前老闆還很熱心的到家裡幫忙，賴裕永也特別去探望他。「每一件事都應該要去感恩。」賴裕永說，他告訴孩子要懂得感恩的心，並非什麼事情都可以用錢做得到。身為孩子的父親，但又能教育孩子多久，所以要把握機會，生活即教育，他會不斷的和孩子分

享一個又一個生命中的精采故事。

化解手術台上的孤單與焦慮

當病人孤單地躺在手術台上，面對著陌生的環境、帶著口罩的醫護人員，還有對於結果不明的忐忑不安，賴裕永總是試著從心理、技術上去化解在手術台上等待的緊張與焦慮。

當手術成功後回到手術室和病人打招呼，「哪ㄟ攏抹痛」，聽到阿嬤真誠的反應，賴裕永笑著告訴她「痛了，就不是技術了」，這個時候內心的歡喜，實在很難形容。

爲了準備一次心得分享，賴裕永在電腦上打下：「一生不需要轟轟烈烈，走了之後，值得別人懷念就夠了！」，也恰如其分的反映他外在的行爲。他總是放開大步向前走，彷彿有什麼要緊的事正等著他去完成，他就是不想去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，只要稍微放鬆就會跟不上他的腳步。

「想到的事要趕快去做！」賴裕永說，事情一擺下來就可能會忘掉，當被人家提醒時，可能已經又過了一段時間。現在的麻醉科是全年無休，但是他期待能做得比7-11更好，讓團隊的家

人都喜歡待在這裡，讓工作不再只是一個負擔。

擴音器又再度響起，賴裕永又趕忙到開刀房加入夥伴的行列裡去了，還等不及他回來，擴音器又陸續地響起.....，這就是麻醉科醫師的生活。在大林慈濟醫院二樓開刀房外的走道上，總是可以看到一個振步疾走的醫師。別懷疑，那就是大林慈濟醫院的麻醉大師賴裕永。



賴裕永在開刀房中的專注認真是一貫的態度。



永不放棄的醫之路

台灣肝炎之父— 宋瑞樓

◆ 文/李翠海 照片提供/和信治癌中心醫院

根據統計，在國人癌症十大死亡原因統計中，肝癌高居第二位，如果再加上慢性肝病和肝硬化，肝病幾乎可稱得上是台灣人健康的頭號敵人。肝炎病毒潛伏在體內可以長達四十年，早期症狀並不明顯，一旦發現時，卻已造成無法挽回的遺憾，因此，如何預防它早已成為醫界重要的使命。

早在六十年前，就有一位醫師想透過對肝病的研究，找出防治與治療肝病的方法，而他，就是目前擔任和信治癌中心醫院榮譽院長的宋瑞樓醫師。

從小的教育環境對一位醫生的養成，其實是具有重大的影響力。兩代行醫的仁心

傳承，讓宋瑞樓對父親的身教言教感受極深，而父親的告誡更讓他終身奉行不悖。

早年在竹東，當時稱為樹紀林莊，宋瑞樓的父親是該村裡唯一的醫師，提起父親令人敬佩的醫行，認識的人無不豎起大拇指。而記憶中，宋瑞樓曾看過父親在半夜被患者叫醒就診的景象，當時，就著微弱的光亮，看著父親救治病患的那一幕，良醫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，即便已屆高齡的他，提起這一幕仍如昨日般清晰，而那時他便立定志向，未來一定要像父親一樣，走一條受人尊敬的行醫路。從小在醫院裡跑來跑去的宋瑞樓，早已習慣醫生為病人診治的生活，功課不錯的他，後來

考上第三屆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，也就是現在台大醫學院的前身。

在台大醫學院渡過大半生的宋瑞樓，在台大學習、研究，也學會了看病。無數值班的夜晚、無數日夜的累積，每個情境，每條迴廊，都清晰地呈現在他眼前，像是一切從來沒有改變過。

開始學習看診時，宋瑞樓一邊臨床看病，還得一邊做研究課題。六十年前，醫學界對肝病的防治還是陌生的，當時教導宋瑞樓的日本教授交給他一份研究，希望能早期發現肝病，而這份肝功能檢驗的課題是他第一次面對肝病這項疾病，也促使他走向了肝研究領域。由於人體的肝臟內是沒有神經的，所以肝臟生了病不會疼痛也沒有感覺，加上只要還有五分之一的健康肝臟，仍然可以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運作，這也就是為何肝臟疾病難以被早期發現的原因。

而早年醫學界只知道肝硬化跟肝癌，還沒有發現肝炎的存在，當時在台大醫學院做臨床研究工作的宋瑞樓，發現許多罹患肝臟疾病的病患都已無從救治，這促使他開始研究：如何早期發現肝臟疾病，並找出早期治療的方法，而這就是今天肝炎三部曲治療概念的起點。

有了接觸肝病的起點，肝病研究就逐漸與宋瑞樓劃上等號，這就是宋瑞樓與肝病

結緣的開始。

在那個戰亂的年代，醫學部的學生得一邊做研究一邊躲轟炸，研究室的工作有時也可能被一顆炸彈全部中斷，而隨著日本投降，教授一個個回國後，宋瑞樓所屬的研究室開始進行搬遷，幾度搬運使得許多研究儀器用品損壞，整個研究工作遇上艱難挑戰。在沒有多餘的經費下，那時，實驗室得向生化科借用儀器，而每人也得按照實驗時間排定預約時間，而宋瑞樓原本預定測定完成時間為二十分鐘，每每他準時到達、準備測定時，前一位使用的助教卻無法準時將儀器交出來，而手上等待測試的實驗往往只能報銷作廢，全部重來一次。就這樣，度過一年多的艱困研究生涯，但宋瑞樓並沒有被這樣艱辛的研究過程所擊退，他對肝病研究的熱忱始終一致。

宋瑞樓每週都還會固定到台大醫院，為醫學生上課以及與學生討論臨床病



致力於肝病防治的宋瑞樓，一生奔波倡導防治之道。